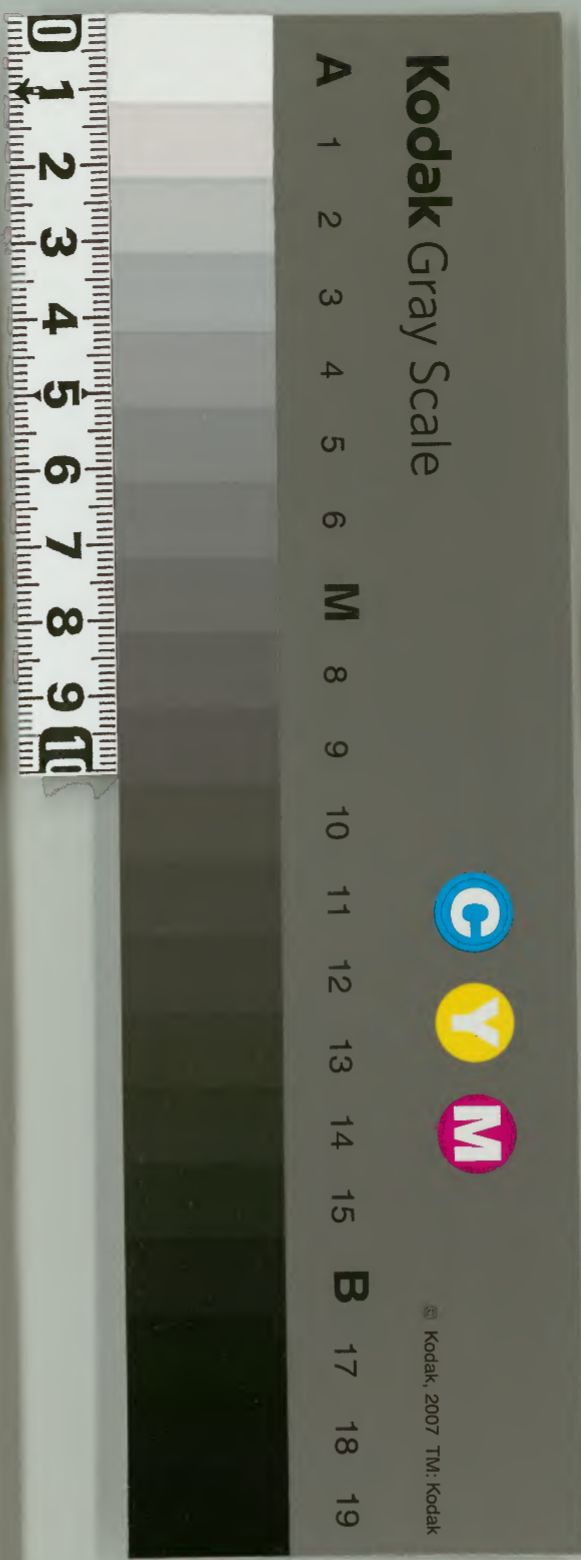


朱子大全 七

共六十九

| | | |
|------|------|-------|
| 内閣文庫 | | |
| 番號 | 漢 | 1839 |
| 冊數 | 69 | (9) |
| 函號 | 別 12 | 1 |



朱子大全卷之十七

淺草文庫

奏狀

奏衢州守臣李嶧不留意荒政狀

臣昨蒙賜對輒論州縣檢放災傷不實之弊伏蒙聖慈開納即降睿旨令臣詢訪不實最多去處按劾施行臣恭稟聖訓伏自到任即行詢訪大抵本路被災諸郡檢放分數多不盡實而衢州尤甚蓋自去歲大水之後知州事朝散郎李嶧專務掩蔽不以實聞及轉運司訪聞差官驗問既得其實反爲夸嶧執稱無水而其親戚方

在政路曲爲主張遂再下提刑司體究欲以遂其姦詐幸而差官不肯曲從方欲具以實聞又爲李嶧生事把持至今未竟及旣遭旱嶧又妄申諸司稱民不闕食未至流移後來甚不得已然後差官檢視兩差之官受其風旨旱田之旱例不爲檢晚田又不盡實如常山一縣被災最甚通計無慮七八分而嶧乃只作一分六釐減放至開化縣被災不減常山而其所放則又僅及一釐一毫而已臣公行視兩縣之境水痕尚存高岸民居皆至半壁山谷之人採取蕨根以

充飢腸羸瘦萎黃非復人貌歲前兩寒死亡已多而李嶧恬然略不加恤對臣依舊隱諱堅執舊說其於荒政全不留意但知一味差人下縣督責財賦急如星火而蒙聖恩撥賜米斛共六萬石不爲不多而至今日又並不科撥下縣亦不曉諭民間諸縣官吏尚有初不聞者况於窮民何緣得知聖主天地涵育之恩加以病昏不能視履百度廢弛不成州郡不但檢放不實荒政不修而已也臣旣奉聖訓詢訪見得上件事理不敢緘默以負委寄至昧萬死按劾以聞伏

惟聖慈早賜處分

奏請畫一事件狀

臣今有合具奏請事件謹具下項

一臣昨為紹興府米斛有限飢民日衆向後
日月尚遠竊恐無以接續糶濟仰貽宵旰
之憂曾具奏聞乞再給會子三十萬貫及
盡推去年賞典半減度牒米數至今日又
未奉進止今到衢婺見得兩州元係災傷
稍輕去處而糶濟之備可接初秋紹興係
災傷最重去處而糶濟之備反不能盡春

月將來青黃未接必致狼狽無可疑者欲
望聖慈檢臣前奏早賜處分庶幾有以接
續糶濟不棄前功不勝幸甚

一臣昨到婺州為見豪戶修職卹朱熙績不
大糶米抵拒官司曾具奏聞乞賜行遣今
據婺州申到本人居鄉豪橫不法事件條
目猥多不敢復具奏聞已條具申尚書省
去訖其人多費力能使鬼伏乞睿斷早賜
施行不勝幸甚

臣昨準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行下

江浙兩淮旱傷州縣將第四第五等戶今年以前應干殘欠苗稅丁錢並特住催及將官私債負謹免埋還其流移人拖欠官物亦與除豁不得令保正長代納并支撥未解賑濟謹已即時行下州縣遵守施行去訖續據紹興府新昌縣申今年以前未委是淳熙七年官物或是淳熙八年二稅臣亦已申省欲乞明降指揮未奉回降今來巡歷見得州縣奉行果是互有不同蓋有以今年以前為七年者則八年四等五

等夏秋殘欠依舊催理有以今年以前為八年者則八年四等五等夏秋殘欠悉已住催蓋緣本文未明致此差互臣亦未能別其是非然竊以謂治財思予寧過於厚漢汗之號有出無反欲望聖慈明降指揮將八年四等五等殘欠併行住催仍乞令臣督其奉行不如法者庶幾雨露之澤均一霑被不勝幸甚

一衢州守倅並各任滿在即欲乞特降指揮以催促已差下人前來赴任

奏張大聲孫孜檢放旱傷不實狀

臣昨蒙賜對奏論州縣檢放不實今臣詢訪最多處按劾臣詢訪得本路州縣檢放類多不實而衢州爲甚衢州檢放既多不實而開化一縣又爲尤甚已節次奏聞外今取會到本州元差監戶部贍軍酒庫成忠郎張大聲前去檢視及差龍遊縣丞從政郎孫孜覈實逐官自當從實檢視減放却乃觀望本州守臣意指不以恤民爲念不曾逐一親詣田頭檢視輒敢欺罔滅裂將七八分以上災傷作一釐一毫八絲六忽檢

放是致被災人口困於輸納追呼監繫決罰之苦流移四出而貧下之民無從得食歲前寒兩死亡甚衆有傷聖朝子育黎元救恤災患之意逐人委是難以存留在任欲禬聖慈特降睿旨將張大聲孫孜並行重賜黜責以爲日後附下罔上慢法害民之戒

乞賜鑄削狀

臣昨以職事橫被中傷伏蒙聖明特賜臨照謹已遵稟復還紹興府界竊見諸暨縣災傷至重疾疫六作民之羸瘠死亡者已不勝數由臣前

日聞命之際震恐猝迫輕去職守有失照管自
今雖已一面多方措置收拾救濟然前日之罪
已在不赦之域加以蹤跡孤危風采銷奪竊恐
無以號令州縣卒副使令顧獨惟念飢民生死
之命在此數日之間恐勤宸慮未敢再乞賜罷
只乞聖慈且將臣見在官職先次鐫削候救荒
結局日別行竄責庶允公議

乞給降官會等事仍將山陰等縣下戶

夏稅秋苗丁錢並行住催狀

臣恭被聖恩復祇官次今有職事須至奏聞謹

具下項

一臣自衢婺州復回紹興府界竊見衢婺災
傷比之紹興分數殊少而兩州公私本皆
富實賑恤之備足至秋成惟紹興府災傷
極重所費不貲目今已是非狼狽而考
其後日之備乃不能盡三月而止竊恐新
麥未登之際尚有關之之患而下田之麥
亦有遭雨浸損去處又已無復食新之望
其豐熟處常歲所收亦不過可為兩月之
計五六月間青黃未接之際此必復有以

勞聖慮者若至其時方作處置竊恐復有
緩不及事之歎如欲及今講究早爲措畫
則臣昨累具奏所乞數事今皆尚可行也
其一乞推去年獻助之賞者已蒙節次施
行近日遂有婺州進士陳夔詣臣投狀陳
乞獻助二千五百石訪聞浦江等縣更有
一、二家亦欲陳獻此亦可見不吝恩賞之
效今若更賜指揮催促省部盡行推賞使
無一戶之遺然後鏤板開具頒下諸州廣
行曉諭則其慕而效之者當不止此而已

也其二乞減度牒米數亦已蒙減五十石
此則恐所減太少未足多致米斛蓋度牒
本價止四百貫適今之宜更合少損以濟
飢民乃爲得策不_二以高其直使曠日持
久_一卒無所售以誤指准也其三則臣嘗與
帥臣王希呂同奏再乞撥賜錢會三十萬
貫而未蒙開允也此固無厭之請宜不足
聽然紹興之民不幸罹此非常之災父老
相傳以爲數十百年所未嘗有而陛下所
以扶持救恤恩勤備至亦數十百年所未

嘗有今其不能免於死亡捐棄者已無可言其幸得延殘息以至今日者豈可不爲終惠之計而使之旬月之間頓至闕絕以棄前日之功哉抑官會出於印造非有鼓鑄之勞見今通行輕重之權與見錢等雖使更散三數十萬亦未遽有害於流通也況以陛下之至仁至聖夫豈有愛於此而輕百萬人之命哉且又紹興累年荒歉常平錢米日下支散無復一文一粒可爲將來久遠之備今此所乞若蒙聖慈依數撥

賜則亦非惟可救目前之急萬一文這不盡又足以接續收糶更爲後日之儲其利尤不細也凡此三者乞留聖念早賜施行庶幾緩急不至悞事然臣尚慮麥前急關收糶未辦獻助不多有失調救竊見本路諸州常平義倉米斛尚有餘剩未支這處欲乞特降指揮許臣照應移用條法量行取撥尤爲利便

一臣昨具奏乞照應元降指揮明降睿旨住催淳熙八年四等五等殘欠官物未蒙施

行而後來戶部勘當止將淳熙七年終殘
欠住催於是別縣日前雖已將八年秋米
住催者皆復追催其未放者則其催督愈
益嚴峻巨於此時適以俟罪不敢復有陳
論然竊獨病其深失朝廷命令之體其後
乃聞軍器監主簿李嘉言請以臨安餘杭
兩縣四五等戶八年苗稅比附徽饒州例
亦行住催而陛下可之則又有以知凡此
戶部之所行者皆非陛下之本心也蓋所
謂四等五等戶者非他也乃今日蒙被糶

濟之飢民陛下所爲焦心勞思傾困倒廩
而拯之於溝壑之中者也夫以救之如此
其悉而猶常慮其有所未至其肯使州縣
之吏追呼禁繫加以箠撻而速其死亡也
哉况今本路災傷紹興爲甚比之徽饒兩
州臨安餘杭兩縣事體有甚不侔者若蒙
矜憐出自聖意特降指揮將紹興府山陰
會稽嵊縣諸暨蕭山五縣四等五等戶夏
稅秋苗丁錢並與住催其餘諸州縣逐都
檢放旱傷及五分以上者五等戶亦與住

催七分以上者并四等戶並與住催候秋
成日併行帶納則初不失縣官之入而足
以少寬飢民目下之迫免致流移死損不
勝幸甚

乞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和買役錢展
限起催狀

照對紹興府諸縣去歲水旱相仍田禾損傷人
民飢餓幸賴聖恩給賜錢米廣行賑救以至今
日二麥既已成熟民之幸免於死亡者亦稍蘇
息全籍官司存恤休養方可安業今不住據屬

縣第四第五等戶列狀陳稱災傷之餘生理
未復竊恐和買役錢夏稅縣絹準例起催乞特
與具奏放免一年臣照得人戶夏稅縣絹係是
朝廷常賦難以放免外惟是起催省限在五月
十五日竊見下戶今春乏食養蠶甚少二麥雖
熟亦只得供給口食尚慮將來青黃未接更有
闕食之患所有稻田又方蒙聖恩借給秧本始
得布種向去早禾成熟尚遠若或依限便行起
催竊慮細民未有可以送納不免追呼之擾却
致逃移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紹興府最荒蕭

山諸暨嵯縣會稽山陰五縣第四第五等戶合
納今年夏稅和買役錢與展限兩月起催度幾
新穀成熟之時可以送納所有上三等入戶自
從常年條限催理如蒙開允從臣所乞則上既
不虧縣官經常之費下可少安飢餓羸困之人
誠為兩便

乞住催被災州縣積年舊欠狀

具位臣朱 熹

臣伏觀四月二十二日聖旨指揮紹興府蕭
山諸暨會稽山陰嵯縣五縣并嚴州諸縣各

為去年水旱最甚可將第四第五等入戶合
納今年夏稅和買役錢並特與展限兩月起
催內有願依條限送納之人聽從其便仰見
陛下愛育黎元天地父母之意臣竊慮州縣
奉行不虔仰稽睿澤即已鏤版多印小榜散
下紹興府五縣曉示去訖臣訪聞本路被災
州縣知通令佐多有只見蠶麥稍熟便謂民
力已蘇遽於此時催理積年舊欠上下相乘
轉相督促使斯民方幸脫於溝壑之憂而一
旦便罹追呼決撻囚繫之苦甚可哀痛況今

疫氣盛行十室九病呻吟哭泣之聲所不忍聞豈堪官吏更加殘擾臣雖已行下諸州及通判約束外尚慮未能禁戢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被災最重州縣如紹興府衢婺州且據今年合納官物照應三限條法勸諭人戶及時送納其積年舊欠直候秋冬收成之後逐料帶催度幾飢餓餘民得以存活其溫台等州去年災傷雖不至甚然亦不爲樂歲并乞同此指揮戒飭官吏不得意外生事妄有搔擾則一路生民蒙被德澤不勝幸甚臣以

狂妄曲荷優容偶有所聞不敢不奏累瀆天威臣無任戰栗俟罪之至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推賞獻助人狀

臣昨具奏乞依前點檢台州措置賑濟官耿延年所奏將本路獻助糶濟米人戶比乾道七年糶濟賞格特減米數之半優與推賞已蒙聖恩開允特降指揮依臣所乞將諸路州縣人戶願出來穀自行般運前來紹興府糶濟減半推賞臣當即恭稟施行節次勸諭到婺州進士陳夔

等各赴本司及紹興府入狀情願獻助米斛本
司與紹興府各已差官交量或已就行散給去
訖臣已與安撫轉運司連名具狀申尚書省及
戶部乞依乾道七年及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
日指揮推賞外今來竊恐有司將同常事未即
推恩致使失信本人無以激勸來者欲望聖慈
特降睿旨依已降指揮將陳夔等特補合得官
資庶幾有以取信於民將來或有災傷易為勸
諭實為利便開具逐人所獻米數合補官資畫
一下項

發州金華縣進士陳夔獻米二千五百石準
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合補迪功
郎

發州浦江縣進士鄭良裔獻米二千石準淳
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合補上州文
學

發州東陽縣進士賈大圭獻米二千石準淳
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合補上州文
學

處州縉雲縣進士詹玠獻米二千五百石準

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合補迪功郎

奏衢州官吏擅支常平義倉米狀

照對臣昨據衢州知州朝奉大夫沈密一申今年三月二十一日到任適當荒歉之後財計匱乏別無可以措置已申明朝廷乞於豐儲倉內更給粳米二萬石以濟支遣本州四月合散官兵米四千餘石未有指擬逐急於常平義倉米內權行借兌合有擅支之罪除已具奏乞賜處分施行外申本司照會本司契勘衢州見管常平義倉米數不多其災傷之餘尚慮新陳未接

之際細民闕食准擬接續濟糶設欲借兌自合申聞朝廷聽候回降又不聞本司知覺輒行擅借四千餘石支散官兵有違條法遂申尚書省乞劄下根究監勒本州擅支借官吏照數補還元舊窠名積管去後又據衢州申再行借兌義倉米支散五月分官兵糧米本司契勘衢州設有欠闕即合措置於別色米斛應副今來本路州軍見管常平米數不多本司尚且申奏朝廷乞給降錢會收糴若或空今州縣違法侵撥萬一不測有誤指擬再具申尚書省乞賜數奏依

法施行如是本州軍糧委實欠闕即乞別行應
副去後未蒙筭下近覩已降指揮衢州守臣已
行放罪臣伏緣在法義倉穀唯充賑給不得他
用即擅支借移用以違制論臣竊惟常平之法
所以準備災傷廣行賑給民命所係利害非輕
所以祖宗以來立法之嚴至於如此而議者不
以為過以為久長緩急之計非苟徇目前姑息
之私者所能知也今衢州當職官不能計度軍
儲應副支遣而坐指常平儲蓄之備以為二時
之用雖原其情實未必有他情弊而隳廢法度

耗散儲蓄漸不可長故臣昨來不欲復具奏劾
只具狀申尚書省乞與敷奏依法施行意謂朝
廷必須薄行責罰以戒後來今乃一無所問亦
下略行戒約即在本司何以約束諸郡源今長
旱勢已成衢州尤甚昨日有轉運司差出官負
自彼回來說城中米價已是七十文足一升兼
本州水路淺澁卒難般運他處米斛將來糴濟
全仰見官常平義倉米斛尤宜愛惜不可違法
妄有侵耗欲望將本州當職官吏略加責罰或
念其委實欠闕軍糧即乞朝廷別行應副嚴行

約束今後不得輒將常平官物妄有侵支實爲
又遠之利候勅旨

奏蝗蟲傷稼狀

簽書

奏爲紹興府會稽縣廣孝鄉蝗蟲入境臣親
到地頭田間看視委有咬傷稻苗今與知紹
興府王希呂詢訪祈禱打撲焚瘞奏聞事

具位臣朱 熹

臣昨於今月初四日聞得紹興府會稽縣蝗
蟲頗多即遣人走探昨日據所差人孫勝回

報會稽縣白塔寺相對東山下有蝗蟲數多
收拾得大者一籃小者一袋其地頭村人皆
稱蝗蟲過夜食稻臣已具事狀并大小蝗蟲
二色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去訖臣遂即時棄
船出門向曉至蝗蟲地頭廣孝鄉第十都第
十七都同會稽人尉步行親到田間看視其
蟲大者不多小者無數集於稻苗之上其未
結實者莖葉皆咬傷其已結實者穀苗皆
爲咬落委是爲災有害苗稼紹興府先已支
錢一百貫文付會稽縣募人打撲赴官埋瘞

本司亦已支錢一百貫文付縣添貼收買據
本縣申兩日內已買到七石三斗八升五合
臣亦與帥臣王希呂一面詢究祈禱打撲焚
瘞外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謹奏

御筆回奏狀

御筆

覽奏知紹興府界蝗頗為災朕心憂懼今不
欲專遣使人降香二合付卿等宜即虔潔分
詣祈禱及聞蝗之小者滋育甚多可更支賞

召人收捕務速殄滅毋使遺種以為異日之
害故茲札示當體至懷

具位臣朱熹

臣昨具奏紹興府會稽縣廣孝鄉蝗蟲臣已
同本府發錢專令本縣令尉親在地頭召人
捕獲收買焚埋每得大者一斗給錢一可文
小者每升給錢五十文續奉御札令臣分詣
祈禱更行之賞召人收捕務速殄滅臣恭稟
聖訓夙夜不遑即同帥臣王希呂就府治設
醮祈禳又撥錢出榜曉諭於先支賞錢之外

更行倍加增貼召人收捕仍差茶鹽司幹辦
公事沈大雅前去監視督責及敦請鄉官二
貢同縣官分頭給賞收捕今據申到截今月
十三日通計收到大蟲一石五斗三升六合
小蟲二十五石九斗三升九合並已埋瘞目
今尚有一分以上未至盡絕臣續又見諸暨縣
寄居與投詞人稱紫巖鄉亦有飛蝗在境臣
即已專委本縣令佐親臨田陌子細從實相
視如委的實即從會稽縣所行召人支賞收
捕焚埋去外臣伏為本路所管衢婺等六州

今歲旱損比之紹興其災尤甚本欲取本月
上旬起離前往親行檢視預備賑恤正緣於
捕蝗蟲未盡未得起發今不住據逐州縣接
續申到事理委是大段緊急不免定取十五
日起發前去經由蝗蟲地頭更行督責取見
殄滅次第然後取道嵯縣山間望婺州界迤
邐前去前路有合奏聞者件續次申發所有
上項事理須至先具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謹奏

簽黃

臣竊聞旱蝗之災過貽聖慮夙夜焦勞至忘
寢味臣雖踈賤不勝感泣震懼之至今此前
去災傷州郡敢不究心竭力周爰咨詢庶有
以仰稱明詔之萬一但前奏乞錢數事欲望
睿旨早賜施行臣雖未到諸郡近日提刑傅
淇張詔自彼來歸其言所見委實災傷至重
尚慮臣所乞錢數少不足周給臣緣未經目
見不敢再具懇請且乞早賜指揮依臣前奏
應副施行庶幾前路所到州郡便可布宣德
意指約收糶以慰飢民之望若不得此實無

聖旨
即其作具

措手之處將來坐視陛下赤子流離溝壑臣
雖萬死不足贖罪伏乞聖照

臣去年到任已是深冬狼狽急迫措置不辦
只得將所蒙給賜錢米計口分俵誠爲可惜
今來雖是災傷然日月尚寬足可措置臣已
行下逐州通判檢計有合興修水利去處將
來廣募飢民給食工作准是老弱殘疾婦女
之類無依者方與賑給庶幾不至又似去年
虛費官物伏乞聖照

乞脩德政以弭天變狀

具位臣朱熹

右臣昨爲本路旱傷祈禱不應累曾具奏及
申尚書省乞爲敷奏早作防備近準省劄已
蒙聖慈特從所請支錢於明州置場糴米而
又伏覩陛下發自哀特遣中使降香祈禱
臣有以見陛下畏天恤民之心至深至切不
勝感激願效愚忠顧恨官有常守無由瞻望
清光罄竭血誠庶裨萬一不勝犬馬蝼蟻區
區之情竊謂累年之旱譴告已深今日之災
地分尤廣非惟官府民間儲備已竭而大農

之積亦已無餘又當大禮年分戶部催督州
縣積年欠負官物其勢不容少緩凡所以爲
施舍賑恤之恩者竊恐又必不能如去年之
厚臣竊不勝大懼以爲此實安危治亂之機
非尋常小小災傷之比也爲今之計獨有斷
自聖心沛然發號深以側身悔過之誠解謝
高穹又以責躬求言之意敷告下土然後君
臣相戒痛自省改以承皇天仁愛之心庶幾
精誠感通轉禍爲福其次則唯有盡出內庫
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而詔戶部

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
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
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
下結民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如其不然臣
恐所當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
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臣蒙恩
至深不知死所敢冒鈇鉞為陛下言之觸犯
天威恭俟夷滅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地分一作地里

再奏衢州官吏擅供支常平義倉米狀

具位臣朱熹

臣照對本路諸州今歲呈傷比之它郡衢州
尤甚將來細民必至艱食全藉本州所管常
平義倉米斛賑濟賑糶以救民命臣近點檢
衢州沈密一違法擅行借兌過常平義倉米
八千石充四月五月官兵俸料臣已一面行
下衢州催督補還元舊窠名及具錄奏聞乞
將本州當職官略行責罰以戒後來未得回
降今來再據衢州沈密一申又於常平米內
借支三千五百石充六月分軍糧三箇月共
擅借過一萬一千五百石并本州申先借支

過常平米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一石五斗六
升四合亦係充官兵俸料未曾撥還及稱目
下盤量折欠米一萬七千七百一十五石五
斗一升三合三勺三項共計四萬八千七百
九十七石七升七合三勺更有衢州濟糶未
盡米一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一斗九升本
州所申不曾聲說此項米著落必是亦有互
用臣照對在法義倉穀唯充賑給不得它用
擅支用者以違制論況本路諸州所管常平
義倉米斛唯衢州萬數稍多輒皆擅行支用

目今見管止有三千一百六十五石二斗八
升委是大失指準而本州略無忌憚甚非朝
廷置立常平之意竊慮必有情弊臣除已一
面牒隣近州追衢州合千人收索赤曆干照
逐一根勘從法施行外欲望聖慈先將衢州
違法擅支常平義倉米當職官吏特行責罰
以警諸郡爲擅用常平義倉米者之戒須至
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揀荒畫一事件狀

臣竊見本路諸郡頻年災傷蒙被聖恩僅獲全濟今又亢旱周遍七州其幸免者不過三五縣比之去年被災地分大段闊遠至於公私積蓄則連年饑歉支移發散略已無餘其於措置尤爲費力臣本欲此月上旬巡歷諸郡計度合用錢米詢訪合行事務回日類聚奏聞庶免頻煩天聽今爲紹興府會稽縣界蝗蟲害稼見行監督掩捕埋瘞已是累日未見衰減未敢起發前去竊慮合奏請事漸致後時有失及早措畫今略條具一二冒昧以聞伏望聖慈閱此一方重

罹災數特垂矜恤早賜施行不勝幸甚

一臣昨曾具奏乞詔州縣照應省限理納夏稅不得促限追呼已蒙聖慈頒下施行今聞諸州間有不遵稟者公行文移必要七月上旬取足顯屬違戾兼昨具奏乞將紹興府去年住催夏稅人戶納過之數依做秋苗所放分數特與比折今年合納之數亦蒙聖慈行下又爲戶部巧爲沮難行下本府催督愈峻今來既是復有災傷豈是追呼蠶撻催督稅賦之時欲望聖慈特降

指揮令被災州郡將所管縣分被災重處特與寬限勸諭送納其不係被災縣分內有被災鄉分亦合較量輕重依此施行其紹興府理折夏稅亦乞直隸指揮依臣所乞施行庶幾遭難遺民稍獲安業

一臣昨具奏諸州兩賜次第曾有貼黃奏稟乞詔州郡依條受理早帳及早差官檢放事蓋爲田稻既是乾損及其未獲之際便行檢踏即荒熟之狀明白易知非惟官司不得病民亦使姦民無由僥倖所以著令

許旱自有三限夏田四月秋田七月水田八月蓋欲公私兩便近來官吏不曾考究令文但據傳聞云許旱至八月三十日斷限遂至九月方檢旱田則非惟田中無稼之可觀至於根查亦不復可得而見矣於是將旱損旱田一切不復檢踏蠲放窮民受苦無所告訴而其狡猾有錢賂吏者則乘此暗昧以熟爲荒瞞官作弊皆不可得而稽考去歲一路諸州大率皆然欲乞降指揮劄下轉運司及本司遍牒諸州縣疾

速受理旱狀日下差官檢踏旱田荒熟分
數其中晚稻田却候八月受狀節次檢踏
如有奉行違慢後時失實之處許兩司按
劾以聞庶幾窮民將來獲霑實惠目下聞
此德音便知朝廷存恤之意不至猖狂別
生妄念仰勞宵旰之憂實爲利便

一賑恤之備去年諸郡公私猶有蓄積緣今
春支用數多悉已無餘今被災之民旣是
不可不加接濟則其費皆當出於朝廷臣
本欲遍詢諸郡約見合用實數然後奏請

今恐因循後時失於措置兼聞衢婺明州
守臣皆欲丐詞而去台州亦申本司乞撥
錢糴米數目甚多又見臣寮劄子論衢州
等處見已乏食及有指揮行下閩廣勸諭
客米前來温州接濟可見一路州軍荒歉
匱乏事勢已急臣今且約一路之數權以
一百萬貫爲率欲望聖慈特賜開許印給
度牒官會早賜給降其度牒欲乞就十分
錢數之內且給三分依近降指揮每道且
賣五百貫文省或依元價作四百貫文省

容臣約度分俵諸州守臣令其多方措置
變轉收糴庶幾趁此早穀成熟之際便於
左近有米去處價直尚平之時節次收拾
免致臨時倉卒貴價收糴緩不及事

一訪聞諸州府村落已有彊借劫奪之患此
在官司固當禁約然亦須先示存恤之意
然後禁其為非庶幾人心懷德畏威易以
彈戢若漫不加省待其生事然後誅鉏則
所傷已多所費又廣況其不勝何患不生
乞降指揮早撥上項錢數使如臣者得以

奉承布宣遍行曉諭即德意所予固有以
銷厭禍亂之萌矣然後明詔安撫提刑兩
司察其敢有作過唱亂之人及早檢捕致
之典憲庶幾姦民知畏不至生事

一去歲獻納糴濟之人近已各蒙聖恩補授
官資無不感戴然去歲所降減半指揮止
於紹興一府施行今則一路皆荒事體不
同乞降指揮檢會當來耿延年所乞事理
許於浙東一路通行

一檢準常平免役令諸興修農田水利而募

被災飢流民充役者其工直糧食以常平
錢穀給臣契勘本路水利極有廢壞去處
亦有全未興創去處欲俟將來給到錢物
即令逐州計度合興修處雇募作役既濟
飢民又成永久之利實為兩便

一伏見州縣之吏不為不多而其間才能忠
信可倚仗者極不易得將來七州糴濟往
來督察用人必廣乞降指揮特許將得替
待闕丁憂致仕及在法不應差出之官權
行差使候結局日如舊庶可集事

右謹錄奏聞謹奏

簽黃

臣所乞錢數雖多然以今日明州中色米價
計之方糴得二十四五萬石散之七州不為甚
多而般運水脚糜費又在其外伏乞聖照
所乞紹興府理折夏稅事理極為分明然在
中夏以前未經再旱之時行之固若有過優
者在今日再旱之後人物煎熬朝不謀夕之
際沛然行之以紓民力則恐未為甚過況今
據大數通府所放秋苗不過六分三釐以此

計之所減夏稅亦不甚多若以去年比例言之今年夏稅亦合住催况此是補還去年之數直行放免不爲過當重念臣自論此事上爲省部所嫉下爲州郡所仇藉躡形迹無所不至原其本心只爲陛下愛養疲民護惜根本誠亦何罪而至於此切望聖明哀憐照察臣竊詳在法檢視蠲閣隸轉運司臣今敢以爲請者蓋綉蠲閣賑卹本是一事首尾相須若蠲放後時失實使飢民已被輸納追呼之擾然後復加賑恤則與割肉啣口無異故臣

妄音欲得參與其事庶幾血脉通貫使聖朝賑卹之恩不爲虛枉伏乞聖照
臣所奏請固皆今日所當施行而此項最爲急切竊恐大臣進呈之際謾將一二項不甚緊要事節量行應副却將此項沉匿不爲施行俟臣再請則又費月日致失機會且如明州糴米一事臣本是四月二十三日以後節次申奏是時明州米船輻湊正好收糴乃不施行及至六月十一日方得指揮則所有船米已爲上戶收糴殆盡矣今朝廷施行事體

緩慢姦弊百端不稱陛下救焚拯溺之意大率類此臣不敢越職奏聞惟是此事切乞斷自聖志力賜主張蓋不惟一路民命所繫實亦國家休戚所關願陛下獨留聖慮臣會摹得蘇軾與林希書說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為後來之龜鑑近已刻石本司緣是臣下私書不敢容易繳進今有一本急於申奏不及如法標背已申糾尚書省或蒙宣索一賜覽觀仍詔大臣常體此意不勝幸甚

此項以後係是次緊內推賞差官兩條亦乞早留聖意

乞留婺州通判趙善堅措置賑濟狀

具位臣朱熹

臣據知婺州錢佃申備據國學進士唐季淵等狀本州去歲遭旱特甚通判朝奉郎趙善堅協力措置災傷廣求利害籍貧乏家七十萬口置濟糶場五百餘所勸諭上戶糶米借貸排日煮粥以食民之不給津遣鄰郡流移收養小兒遺棄病者醫藥以療之無流移凍

餒之人存活者幾百萬口實迹可考今歲閩
郡乾旱 禱尚未感通飢餓狼狽指日可待
趙善堅前來賑濟有方况今歲之旱甚於去
歲善堅解罷在即不惟邦民失所倚賴而州
郡亦大夫裨助乞特敷奏權留在州同共措
置賑濟佃契勘去歲旱歉通判趙善堅專一
措置賑濟遍歷諸邑山谷點檢糶場委是宣
勞實惠及民今年梅雨愆期早歉至甚照得
通判趙善堅今年七月十八日任滿本州委
是闕官措置乞移牒趙善堅權留在任同共

措置賑濟候來年細民接食却行解罷臣照
對婺州去歲災傷本州通判趙善堅措置濟
糶存恤飢民委有勞効本官雖將任滿本州
今歲又遭旱傷比之去年尤甚切要知得措
置首尾官負差委幹辦欲望聖慈特賜睿旨
許從本州守臣錢佃備到士民連狀所請今
善堅在任同錢佃協力措置災傷庶免誤事
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將合該蠲閣夏稅入戶前期輸納者

理折今年新稅狀

具位臣朱熹

臣昨備據紹興府士民魏必大等狀陳訴具
狀申奏朝廷乞行下紹興府將災傷諸縣自
第一等至第五等人戶照應淳熙八年已納
夏稅和買役錢等依秋苗檢放分數除豁外
有餘剩納過分數與理作今年合納夏稅事
續承降五月三十日省劄戶部勘當即不委
本府去年受納到八戶錢物自第一等至第
五等各等各戶納到若干分數比秋苗有無

唐本產
作案

多納過錢絹紬絲數目獲奉聖旨指揮劄下
開具保明供申臣已恭稟施行及照得取會
各等逐戶數目緣諸縣戶名萬數浩瀚竊慮
遲延有妨催科繼已具申尚書省令一面取
會到諸縣去年總計管納夏稅官物除山園
陸地浮財屋產外其湖籍田共計合納二十
八萬六千三十七屯匹三丈六尺七寸五分
折帛役錢等三十萬三千四百九十六貫七
百五十文除被水滄漫倚閣蠲免及人戶納
到錢帛外有未納共五萬三千五百七十六

屯匹一文五尺一寸六分錢四萬一千四百六十一貫二百六十八文若以檢放秋苗分數合計七萬一千三百七十八屯匹一文七尺八寸錢一十萬九千五百一十六貫二百八十二文外諸縣止有剩納三萬七千八百九屯匹三文九尺八寸六分錢七萬七千二百三貫九百二十六文在官乞理作今年合納之數臣照對紹興府諸縣所管湖籍田畝出納夏秋二稅官物去年緣為災傷其秋苗係隨田內禾稻輕重檢放其所輸夏稅雖因

水災得蒙蠲閣後才繼即遭旱水不及處亦無所收緣係未收成以前起催所以人戶多不霑被減放之恩又八月內降到蠲閣指揮之時人戶之善良畏事者皆已輸納其得被聖恩者實皆頑猾之戶事體輕重甚不均一臣又竊觀去歲災傷飢民猥衆尚蒙聖慈撥賜錢米救濟豈有田內夏稅已蒙蠲閣人戶前期誤行輸納者却不與理折今年新稅甚非朝廷務恤之意況今夏以來諸邑又多元早斯民接連飢荒方苦艱食當此催科之時

委實無可輸納若不蒙朝廷特加優恤必見
失所況以諸縣數百萬戶口今來所乞通理
剩納之數其為物帛止三萬七千八百九十
七屯匹三丈九尺八寸六分錢止七萬七千
二百二貫九百二十六文數目既少於朝廷
所損不多而民戶可霑實惠欲望聖慈俯賜
允從特降指揮將人戶去年剩納前項數目
與理作今年之數蠲豁庶幾嗷嗷之民得以
安業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巡歷沿路災傷事理狀

具位臣朱熹

今具沿路災傷事理下項須至奏聞者

一臣七月十六日再到田間看視蝗蟲大
者絕少而小者尚多當處多是早中禾
穉皆已成熟多被喫損人戶皆稱檢官
未到見分數不敢收割臣已牒本府催
促所差下官日下出門前來檢視去訖
又支錢付曹娥監監官收買四十五

鄰蝗蟲并行埋瘞續據上虞餘姚縣申

到本縣蝗蟲頗多亦已行下催促支錢
收捕埋瘞今來頻得雨澤遠近沾足竊
意其蟲必當殄滅已牒本府一面審實
具奏伏乞聖照

一臣十七日經歷上虞縣界田皆遭旱彌
望焦赤間有近水去處尚有些小可望
收成觀其災傷委是至重而本縣不受
人戶投訴反將投訴人戶刷具舊欠監
繫門頭及出招子催督稅賦無問貧富
大小人戶五日一限逐限輸官之外人

吏定要乞錢一百文省其不到者即差
公人下鄉追捉搔擾尤甚乞覓尤多人
戶不勝其苦一日之間遮臣泣訴者至
五七百狀臣已送本府存卹究治施行
去訖更乞聖慈特賜指揮庶幾州縣有
所懲戒免致重困飢民不勝幸甚

一臣十八日到嵎縣其旱勢尤甚於上虞
蓋紹興諸縣之旱嵎爲最而上虞次之
餘姚又次之然上虞餘姚去年猶得薄
收獨嵎縣一連三年遭此極重之災雖

其上市中家已覺艱窘鰥寡細民則已
有撥稗子而食者臣曾支錢三十文買
到所採稗子一升今申納尚書省欲乞
宣索一賜觀覽早降指揮令紹興府將
此三縣新舊稅租特與倚閣俟見秋苗
合放分數斷自宸衷別賜處分不勝幸
甚

一臣十九日至新昌縣是日午後連得大
雨幾至通夕本縣先來亦苦乾早早稻
皆已失收中晚之田亦已龜拆方自中

旬以來連日得雨田中遂皆有水中晚
之禾間有可望去處可勝上虞等縣但
諸縣大抵早乾日久得雨後時秋序已
深氣候寒冷其間稻苗雖尚青活而不
復能結實者亦多有之荒熟之形尤難
分別臣已遍牒檢視官貧切宜子細不
可差誤伏乞聖照

一沿路人戶已損田段不堪收割皆欲及
早耕犁布種蕎麥二麥之屬接續喫用
但以檢放未定不敢施工欲望聖慈特

降指揮催促檢放度幾不妨民間及早
耕種其有闕少種糧之人更令官司量
行應副尤為厚幸

一臣二十一日入台州天台縣界以後事
理尋別具奏聞伏乞聖照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知寧海縣王辟綱不職狀

具位臣朱熹

臣昨為親見台州寧海縣人戶流移已曾具
奏竊慮深軫聖懷自到本州即行詢究見得

本縣流移人戶已是千有餘口其知縣宣教
郎王辟綱恬然不恤亦無申報委是不職竊
恐將來糴濟事務繁夥必是不能了辦欲望
聖慈特賜罷黜或依已得指揮與監廟一次
仍特下理作自陳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採荒事宜畫一狀

貼黃

奏為本路災傷已蒙聖慈支降錢三十萬貫
更乞揆作二百萬貫及別有畫一奏聞等事

伏候勅旨

具位臣朱熹

臣昨以本路荐被災傷輒以賑卹事宜一二條奏伏蒙聖慈曲賜俞允仍賜錢三十萬貫以充七郡糴濟之用德意甚厚臣謹已奉宣詔旨頒布遠近饑饉餘民感激受賜歡聲如雷此固足以見陛下天地父母生成覆育之恩矣然臣愚暗不知分量輒敢更有無厭之請觸冒萬死復以奏聞伏惟陛下少留聖聽臣不勝幸甚今具下項

一臣昨奏請給降錢一百萬貫為一路救荒之備已蒙聖慈開允應副三十萬貫不勝幸甚然臣自昨者具奏之後續據諸州申到所乞錢數明州一百萬貫婺州六十萬貫處州十萬貫台州十萬貫而紹興府衢溫州尚未申到計其所須當亦不下二十萬大抵通以一路計之約二百餘萬貫始可足用而臣向來所請不及其半致陛下未知合用實數其所予者又不及所請之半臣之罪大

無所逃刑唯有及今據實披露尚冀可
補萬一臣竊計本路四十一縣除得熟
縣分不過十數其餘大抵皆荒且以三
十縣計之若得二百萬貫則一路可得
米五十萬石而一縣當得一萬六千餘
石若止得一百萬貫則一縣但可得米
八千餘石今乃僅得三十萬貫則是一
路得米不過七萬餘石而一縣為二千
餘石而已其逐縣合糶給戶口雖已立
式行下取會未到然以去年紹興諸邑

之費推之則一縣用米有至四五萬石
者況今歲之荒甚於去歲一縣飢民之
衆其非八千二千石之所能濟亦不待
算計而可知矣今欲少矣取見戶數而
後計所不足續有陳請則恐地分闊遠
取會未能遽集之間而已後糶米之期
矣冬春之間糶者日衆米價日高臣恐
用錢愈多得米愈少而民之飢者愈失
望也臣愚欲望聖慈深察前項事理特
降睿旨更撥錢一百七十萬揆前所給

通作二百萬貫今臣及早分給諸州廣
行運糴俟見糴給戶口實數却行計度
支用不盡之數先次拘收回納亦未爲
晚伏候聖旨

簽黃

竊恐度牒官會發出太多難以發洩今
減半賞格已蒙施行欲乞指揮紐計米
數量給空名告身五七十道并度牒官
會揆成二百萬貫付臣收掌則富民聞
之願獻助者必多如有應格之人即乞

許令提舉官與安撫使照應見行減半
賞格聚聽書填當面給付亦足以關防
私曲情弊伏乞聖照

一臣昨奏乞依耿延年所奏浙東一路獻
助米斛入戶並與減半推賞已蒙聖慈
開允施行不勝幸甚但指揮內却有將
來檢踏見得災傷最重處方得保明取
旨之文則臣恐聽者不能無疑而未
有應募之意也臣雖已行下州縣令人戶
願獻助者先經本司自陳待與標撥赴

災傷最重州縣送納支散然人戶未知
省部人吏將來的將是何州縣作災傷
最重去處則終不能無疑且天下一家
初無彼此而本路災傷重處殆計八九
但令在在處處米穀堆積而徐視飢民
闕食亦甚去處般運以往則亦無處不
可入納又何必逆為此不可取旨之端
以疑群聽而誤飢民之命哉臣愚欲望
聖慈深察上件事理特降睿旨一依乾
道七年耿延年所請已得指揮施行而

刪去今來所增委曲調防之語使大哉
之言一哉之心有以宣著暴白於天下
則有餘粟者爭先應募而所明之錢又
可會計餘數拘收回納是亦所謂惠而
不費者伏候聖旨

一臣昨具奏乞詔州縣寬限催稅已蒙聖
慈特詔本路州縣將合納稅賦並照省
限催促不得非理搔擾不勝幸甚但今
年旱傷實非去年之比若據事理所有
夏稅自合依去年例特與住催竊緣節

伏願放蒙恩已多不敢便爲陳乞但今
八月十五日省限已滿州縣曰此必是
公肆追呼無所忌憚使被災餘民無所
告訴馴致死徙仰貽宵旰之憂臣愚欲
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特詔有司將本
路被災縣分人戶夏稅權行住催却俟
檢放秋苗分數定日却將夏稅亦依分
數蠲減一併准理庶幾飢民均被實惠
伏候聖旨

簽黃

臣契勘紹興府今年人戶丁錢已蒙聖
慈盡數蠲放今者本路諸州例遭災旱
而台州丁錢最重下戶尤以爲苦欲望
聖慈許將台州五縣第五等人戶今年
丁絹特與蠲放庶幾千里飢民得免追
呼決撻之擾不勝幸甚伏取聖旨

一臣昨所奏逐項事理並蒙開允獨有依
準舊制募飢民修水利一事未蒙施行
臣竊見連年災旱國家不忍坐視天民
之死大發倉廩以拯拯之其費以巨億

計蓋其賑給者固不復收其賑糶者雖
曰得錢而所折閱亦不勝計仁聖之心
於此固無所吝然飢民百萬安坐飽食
而於公私無毫髮之補則議者亦深惜
之故臣嘗竊仰稽今甲私計以爲若微
於數外有所增加以爲募民興役之資
則救災興利一舉而兩得之其與見行
糶給之法利害之筭相去甚遠故不自
揆既以奏聞而輒下諸州委自通判詢
究水利合興復處以俟報可至於近日

巡歷又得親見所至原野極目蕭條唯
是有陂塘處則其苗之蔚茂秀實無以
異於豐歲於是竊歎益知水利之不可
不修自謂若得奉承明詔悉力經營令
逐村逐保有陂塘之利如此則民間
永無流離餓殍之患而國家亦永無蠲
減糶濟之費矣不謂言語踈略未蒙鑒
照敢竭其愚重以爲請伏望聖慈深察
上件事理許臣前項所請百七十萬貫
者而令於內量撥什三候諸州通判申

到合興修水利去處即與審實應副其
合糶給人有應募者即令繳納糶給由
曆就雇入役俟畢工日糶給如舊則所
損不至甚多而可以成永久之利絕凶
年之憂費短利長未爲失策伏候聖旨

簽黃

臣又竊恐興修水利所費太多難以支
給即乞且令貸與食利人戶雇工興役
却候將來豐熟年分紉計米數量分料
次赴官送納椿管在官尤爲利便伏候

聖旨

一昨嘗而奏乞今被災州縣人戶苗米
五斗以下不候檢踏先次蠲放以絕下
戶細民奔走供億計噶陪費之擾誤蒙
聖慈曲賜開納今者本路復遭旱虐竊
欲取旨依此施行但今檢官已在田野
如蒙開允即乞聖慈特降指揮令轉運
司疾速施行若俟命下到臣巡歷六處
然後施行却恐緩不及事伏候聖旨
一臣伏觀歲既不登所在艱食全賴商賈

阜通之利所宜存恤不可搔擾今米穀
不得收稅雖有成法而州縣場務多不
遵守至於往糴而有所挾之資既糴而
有所買之貨引往來之間經由去處尤
以邀阻抽稅爲苦是致客人憚於興販
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申嚴舊法仍詔有
司諸被災州縣人戶欲興販物貨往外
州府收糴米穀就闕米處出糴者各經
所在或縣或州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
判執前去其糴米訖所買回貨亦各經

所在自陳判執回歸往回所過並不得
輒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穀法必
行無赦如蒙開允即乞徑下轉運司約
束沿江瀕海所過場務遵稟施行庶幾
商販流通民食不匱伏候聖旨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明州乞給降官會及本司乞再給官
會度牒狀

具位臣朱熹

臣據明州申契勘本州今歲闕雨管下六縣

皆有旱傷去處竊慮細民闕食本州雖有常
平錢米所管不多今來事勢不可少緩本州
遂於七月十八日具奏乞支降官會一百萬
貫下本州循環充本處備人船出海往潮廣
豐熟州軍收糴米斛進備賑糴賑濟或朝廷
不欲支動經常之費即乞支降空名度牒一
千道官告三十道下本州轉變糴米未蒙回
降申本司乞更賜敷奏臣照對水路諸州今
歲皆有旱傷比去年大段不同雖荷聖恩給
降官會度牒共三十萬不足支遣臣已具奏

乞再給一百七十萬貫揆前作二百萬貫如
蒙朝廷應副便可均給諸州今又據明州所
申合行備錄奏聞伏望聖慈照臣前奏事理
早賜依數給降仍乞就撥紹興府先蒙降到
度牒一百道所換米二萬石及明州先蒙降
到二十萬貫糴到米並付本司均撥應副紹
興府明州糴濟及貸與食利人戶興修水利
却於二百萬貫內除豁其水利貸錢向後豐
年却令逐旋回納實為利便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朱子大全卷之十七

朱子大全卷之十八

奏狀

奏台州免納丁絹狀

具位臣朱熹

臣延歷至台州據屬縣人戶陳狀稱逐年身
丁每丁合納本色絹三尺五寸并錢七十一
文被州縣登承抑納絹七尺其實本州每丁
只發納上供三尺五寸却將錢七十一文本
人戶倍輸折納本色竊念本州縣人戶連遭
荒旱細民艱食見蒙追催緊急無所從出乞

將遞年多納理作今年合納其今年倍納在
官乞理爲來年合納之數臣喚到台州典級
楊松年陸迅等供拖照案例臨海五縣人戶
合納丁絹除第一等止第四等係將丁產稅
錢併紐科納絹帛外所有第五等丁絹檢準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節文兩浙人戶
歲出丁鹽錢每丁納錢二百二十七文並令
納絹一丈餘一兩已是太重自今第五等以
下人戶一半依舊折納外餘一半折納見錢
台州人戶身丁每丁收鹽稅錢一百四十一

文足折納絹七尺自紹興三年首正將第五
等入戶丁鹽錢除一半折納絹三尺五寸外
有一半折納見錢七十文足五分計減退本
色絹數是致闕少絹帛支遣本州於紹興四
年相度貼支官錢揆納具申朝廷獲奉聖旨
令台州椿管見錢與人戶納到數目依市價
買發不得科敷擾本州自紹興四年以後
却將第五等人戶合納一半丁錢七十文五
分足紐納絹三尺五寸照得第五等人戶計
一十九萬九千八十四丁合納丁鹽錢二萬

唐本九千
之九作八

八千七十貫八百四十四文除一半紵本色
外有一半止合納丁錢一萬四千三十五貫
四百二十二文足本州却將上件丁錢紐作
本色絹三尺五寸催納計絹一萬六千五百
九十匹一丈二尺以致入戶陳理今來若放
免一半丁絹却合催納一半丁錢一萬四千
三十五貫四百二十二文足其所免上件丁
絹本州逐年自有支用釐剩紵絹一萬六千
二百餘匹可以通那充官丘等支遣不礙起
發上供綱運之數臣照對台州諸縣連年災

傷細民重困若不優加存恤必見流移其第
五等人戶所納丁稅既有元降建炎二年指
揮許納一半見錢自不應並納本色今來台
州若免納一半丁絹本州自有釐剩紵絹可
以通那支遣不礙起發上供之數委無相妨
臣已行下台州及臨海等縣遵照建炎三年
獲降聖旨令人戶逐年全丁送納絹三尺五
寸并一半見錢七十文五分足免紵重困貧
民下戶不得仍前違戾科抑外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謹狀

再乞給降錢物及減放住催水利等狀

具位臣朱熹

臣於今月初一日及六日兩次具奏乞給降錢物應副本路諸州糴濟支用等事至今半月未奉進止竊緣目今已向深秋欲得上項錢物給付逐州及早運糴其餘事件亦合早作措置庶幾將來飭民得霑實惠不至復似去年措置後時追悔無及但緣臣近日不合按劾知台州唐仲友不公不法事件違忤貴臣不敢更以私書手劄陳懇廟堂催促敷奏

竊慮進呈淹緩有誤一道飢民性命之計今不免再具畫一事自奏聞欲望聖慈鑒茲愚涸發自宸衷斟酌事宜特降處分先將愚臣重賜行遣別選膚使錫以緡錢使布寬大之恩其減放住催水利募糴等事亦係本路救荒緊要節目若俟新官奏請然後施行必是遲緩誤事欲乞權依臣奏且與施行不勝幸甚須至奏聞者

一奏乞特降睿旨文撥錢一百七十萬貫
揆前所給通作二百萬貫臣及早分

給諸州廣行運糶俟見糶給戶口實數
却行計度支用不盡之數先收拘收回
納仍乞於內紐計米數量給空名告身
五七十道并度牒官會揆成二百萬貫
付臣收掌如有獻助及格之人令臣與
安撫使書填給付

一奏乞特降睿旨於今來所降減半指揮
內刪去將來檢踏見得災傷最重處方
得保明取旨之文只依乾道七年耿延
年所請已得指揮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將本路災傷縣分人戶
夏稅權行住催少俟檢放秋米分數定
日却將夏稅亦依分數蠲減

一奏乞特降睿旨許臣前項所請百七十
萬貫却於數內量撥什三候諸州通判
申到合興修水利去處即與審實應副
其合糶給人應募者即令繳納糶給
由曆就雇入役俟畢工日糶給如舊

一奏乞特降睿旨許令被災州縣人戶苗
米五斗以下不候檢踏先次蠲放今轉

唐本侯
作侯

運司疾速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申嚴米穀不得收稅舊法仍詔有司諸被災州縣人戶欲興販物貨往外州府收糶米穀就闕未處出糶者各經所在或縣或州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判執前去其糶米訖所買回貨亦各從所在自陳判執回歸往回所過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穀法必行無赦徑下轉運司約束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就撥紹興府先給到度牒一百道換到米及明州先蒙降到二十萬貫糶到米並付本司均撥應副紹興府明州糶濟及貸與食利人戶興修水利却於二百萬貫內除豁其水利貸錢向後豐年却令逐旋回紂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降旨令發州撥還所借常平米狀

具位臣朱熹

臣伏準尚書省劄子備據知發州錢佃奏乞

於本州見管常平義倉米內支借二萬石支遣軍糧八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許支借二萬石限至歲終撥還臣除已恭稟施行外臣竊見義倉米在法唯充賑給不許他用今歲婺州諸縣例皆旱傷將來細民必致闕食本司尚自申奏朝廷支降官會度牒應副本州糴米而義倉窠名正係賑給之數先來本州已曾借過一萬七千石元降指揮候秋成先次撥還尚未還到顆粒今來再借二萬斛止存七千餘石已是不足支遣而所借之米又

蒙許令歲終撥還深恐後時有誤糴濟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婺州將兩次借過米三萬七千石趁此秋成盡數先行撥還庶幾可以添助糴濟湏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巡歷至台州奉行事狀

具位臣朱熹

臣照得本路州縣今歲旱傷臣自七月十五日出巡取道嵎縣迤邐入台州按視及預行措置賑恤事件節次具奏外臣已於八月十

八日起離台州取處州前去所有台州奉行
事件須至奏聞者

一臣七月二十三日到台州二十五日準尚
書省劄子恭奉聖旨給降度牒三百道
官會一十五萬緡臣即時分撥應副諸
州外仍於台州刷到常平司及諸州庫
眼有管窠名錢八萬貫及於降到錢會
內撥錢二萬貫共揆一十萬貫量逐縣
災傷輕重地里闊狹均撥應副仍詢訪
到土居官貧士人誠實練事爲衆所服

者一縣數人以禮敦請令與州縣當職
官公共措置差募人船前往得熟去處
收糴米斛循環賑糴仍多方敦請上戶
說諭或出米穀或出錢物并行運糴添
助賑糴仍據本州申到見管常平義倉
米五萬二千餘石已令椿管準備賑濟
及一面立式選差都正鄉官等家至戶
到從實抄劄法應糴濟大小戶口取見
的確數日各隨比近置場以俟將來闕
食就行糴濟仍立罪賞約束不得泛濫

抄劄枉費官廩外伏乞聖照

一臣所經歷去處得雨之後晚稻之未全
損者並皆長茂可望收成但民間所種
不多僅當早稻十之一二其早稻未全
損者亦皆抽莖結實土人謂之二稻或
謂之傳稻或謂之及稻其名不一目今
有已黃熟處亦有尚帶青色處村民得
此接濟所益非細但其稻莖稀疎秕多
穀少其色青者已逼霜露恐難指擬至
於粟豆油麻蕎麥之類却並有收次第

今冬未至之絕只為存饑民無蓋藏竊
恐來春必至艱食臣已面諭州縣官吏
常切體訪不拘早晚但覺民間闕食便
行賑糶收錢運糶循環接濟無損於官
有益於民實為利便伏乞聖照

一臣體訪到本州黃巖縣界分闊遠從來
出穀最多一州四縣皆所仰給其餘波
尚能陸運以濟新昌嵯縣之闕然其田
皆係邊山瀕海舊有河涇堰閘以時啓
閉方得灌溉收成無所損失近年以來

唐本從
非近

多有廢壞去處雖累會開淘修築又緣
所費浩瀚不能周徧臣竊惟水利修則
黃巖可無水旱之災黃巖熟則台州可
無饑饉之苦其為利害委的非常遂於
降到錢內支一萬貫付本縣及土居官
宣教郎林彙承節郎蔡鎬公共措置給
貸食利入戶相度急切要害去處先次
興工俟向後豐熟年分却行拘納其林
彙曾任明州定海縣丞敦篤曉練為眾
可稱蔡鎬曾任武學諭沉審果決可以

集事但本縣知縣范直興不甚曉事恐
難倚仗欲乞依本司已獲降到指揮特
與獄廟理作自陳別選清彊官權攝縣
事庶幾興役救荒不至闕誤伏候勅旨
一臣前項所奏給降到錢三十萬貫臣已
分撥婺州八萬貫衢州六萬貫處州五
萬貫台州二萬貫黃巖興修水利一萬
貫及明州定海縣亦乞興修水利已撥
一萬貫共已撥二十三萬貫外尚剩七
萬貫初欲分撥應副明州紹興府而明

州申到已奏乞撥錢一百萬貫臣遂不
敢拈出兼婺衢兩州連年荒歉並無蓄
積可以那兌運糴竊恐將來更有欠闕
欲且留此錢數更俟聖慈添撥到錢即
并諸州再行均給所有添撥之數已兩
次具奏今更於後項開說伏乞聖照
一臣於八月初三日及十二日兩次具奏
更乞聖慈添撥錢物及紹興府明州元
降度牒官會所糴米解通揆作二百萬
貫文乞一候檢啗先放五斗以下苗米

又乞權住催夏稅零欠俟檢放秋苗分
數定日并行除豁理納又乞申嚴米穀
免稅舊法仍乞特降指揮與免往回物
貨及搭帶稅物亦已日久未奉進止欲
乞聖慈詳臣兩狀早賜指揮伏候勅旨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簽黃

臣第二狀內已有陳乞別選膚使付以緡
錢一節今更自度決難自効并望聖慈早
賜處分

奏均減紹興府和買狀 同本府

臣聞欲救巨患者不可惜小費欲除實弊者不可徇虛名臣等叨蒙聖恩備數東浙竊見紹興和買之患民所不堪巧詐之徒姦弊百出前此議者非不欲救而除之而往往過爲國家顧惜小費下比流俗苟徇虛名是以因循終莫能革臣等不肖誠不足仰窺聖德之萬分然有以知陛下愛民之心燭理之明於此必有所不屑者是以敢昧萬死而一言之伏惟陛下留神攬臣等契勘浙東七州除溫州無和買外其餘六州

共管和買二十八萬一千六百四十二匹二尺紹興一州獨當一十一萬六千九百三十八匹乃占諸州一半以上緣此重困人不能堪所以子戶詭名巧爲姦弊雖有重法終不能禁且如會稽一縣經界之初舊例雖是物力三十八貫五百以上起科和買然以通數計之實及四十七貫方滿一匹今亦自三十八貫五百起科以通數計之乃自十八貫六百單一文已科一匹則是向來科納一匹者今增爲二匹半矣官之所入不加贏田之在民不加損止緣人苦其

重避免者多以故姦偽日滋以至此極向來官吏之有意於民者莫不知有此弊亦未嘗不爲之惻然動心評議措畫亦既多端而利害相形終無定說如欲首併詭戶則懼其告訐成風徒敗風俗而暫併復分終不能禁欲以畝頭均紐則縱舍游末重困農民輕重之間亦未爲允欲科有產無丁之戶則彼能立詭戶者固不憚更立虛丁而寡妻弱子實無丁籍者反受其弊如欲減退物力等則或作鼠尾推排則彼昔者既能析而爲三十八貫五百以下之戶矣今豈不

能再折而爲若干錢以下之戶乎故嘗參酌前後衆人之論而折衷之獨有通計家活浮財物力貫頭均紐之說稍爲無弊雖第五等戶昔無今有者未免有言然於其間真偽亦復相半若真貧民輸一戶之和買不過文尺彼自不較惟是子戶詭名之姦頓輸數戶積計甚多故尤不以爲便而必爭之其力又足以挾下戶唱浮論以搖衆聽故不察其實者遂以自疑而莫能復措其說此和買之議所以凶凶累年而和買之害固未嘗有一毫之損也然竊嘗深究其受病

之原則無他焉直以元額之太重而已故今臣等相與熟議輒陳此說欲望聖慈先發德音痛減歲額然後用貫頭均敷之說以定其制惟慮所敷第五等戶之中真下戶者或受其弊則請參用高下等第均敷及減免下戶丁錢之說以優恤之但使真下戶者審知此法之行不爲厲已而無他辭則彼姦民之浮論亦可以置而不問矣謹畫一條具如后

一所以先裁減歲額者臣聞祖宗初立和預買法先支見錢後納紬絹民間實賴其利

至有形於歌謠者而當是時本路漕臣有私於越州者其吏復私於會稽故此郡縣所拋獨多其後請本之數遂爲歲額而錢不復支絹日益貴以至今日而白著之科遂反爲一州無窮之害故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登極赦書有曰和預買法本支實價訪同官司立價甚低或高擡他物價直準折或以無實虛券充數甚者直至受納未支本錢不遵條限前期起催急

於星之今來上供之類欲依祖宗法其和
預買有前項違戾守令并轉運司並以違
制論加二等仍委提刑司覺察每歲於依
限後一月內具有無違戾聞奏不以實聞
與同罪仰味大哉之言則是太上皇帝再
造之初聖慮之深固已及於此矣而兩聖
相承於今五十餘年迨以軍國之須所資
至廣卒未能有以仰稱睿謨預支實價以
復祖宗之舊者臣等竊思其次獨有擇其
甚處如紹興府者有以少解其倒垂之急

爲廢幾焉爾然今欲去紹興和買之害使
無姦弊稍得均平而不先減其當日請本
之額譬如負千鈞者背膂之力既已不堪
乃不知減其所負之物但欲移而真之懷
袖亦必無益於事矣故今臣等於此首陳
減額之說而議者顧以爲有虧經費無所
從補徒然奏陳必不聽許則臣等雖愚有
以知其必不然也臣等仰觀陛下愛育黎
元如親父母有以病告知切其身如頃年
四川之虛額饒州之金徽州之絹汀州之

銀青陽星子之稅放免蠲除不可勝計而連年水旱施舍貸給何啻數十三萬何獨於此知其爲害之甚而不出捐數萬匹者以紓之乎又况近者已蒙聖恩減免天慶攢陵等處和買二千餘匹固已漸示救患除弊之端矣然通而計之入戶所減每匹纔及一尺有奇而坊本煎鹽坍江放生四色所放尚未除免則臣等所以望於陛下者不但如此而已也臣等竊見浙西和買最重上處無如臨安府者而其數纔及八

萬餘匹欲望聖慈將紹興府且依此例爲額而蠲其餘數至於版曹紅費或有所闕則乞量撥內帑之蓄以補其數蓋亦本路坊場課利出剩錢數歲輸內帑者至若干萬貫皆是近歲曹泳創置窠名即非舊法所當供者如此之類儻捐一二歸之版曹還以補填本路上供蠲減之數則聖澤下流人知德意舊弊庶乎其可革矣

一所以謂貫頭均紐之說爲無弊者蓋今和買之重人悉規避詭爲下戶長姦滋弊莫

可關防如經界之初會稽一縣凡爲物力
錢一百二十六萬餘貫而四等以上科納
和買者當一百一十萬餘貫今來四十年
所謂四等以上止有物力錢三十七萬九
千四百六十貫六百文而轉入五等者乃
至七十二萬五百餘貫皆緣和買之重姦
猾之民爭爲子戶詭名以避均敷而其淳
謹畏法不敢爲者顧乃爲之代受所免之
數幾再倍於其舊政之不平莫甚於此從
來爲州縣者灼知其弊非不嚴詭曰之宗

往往隨併隨分終莫能革今若蒙恩先次
痛減歲額却以貫頭均敷自物力一文以
上並紐寸尺則高下多寡其數一定而姦
弊無所從出矣若猶以真實下戶創科爲
慮則所謂高下等第科敷以及減免下戶
身丁之說臣等請得而備陳之

一所謂高下等第均敷者上戶舊科和買數
多今用貫頭均敷則其數却須少減下戶
舊不會科和買今用貫頭均敷則其數乃
是頓增若使頓增數中皆是子戶詭名則

固不足恤第其間却有真實下戶不能無
咨怨者故今復爲此法以優恤之如第一
等物力四十貫當科和買一匹則第二等
四十五貫乃科一匹等而下之至於五等
則戶愈卑而科愈少矣如此施行庶幾下
戶所增不多不至反有重困

一所謂減免下戶丁錢者大率第五等中有
丁者多是真實下戶無丁者多是子戶詭
名今若將第五等戶所納丁錢特與除放
則真實下戶雖增和買而得除此色官物

其乘除之間亦略足以相補矣

右謹件如前欲望聖慈特賜省覽直降睿旨悉
與施行則不惟臣等之幸實紹興闔境百萬生
靈數十百年永永無窮之幸

貼黃

第五等戶計若干丁每丁一歲納錢若干統
府八縣計若干貫

後闕

又小貼子

所以欲改畝頭二字爲物方貫百者蓋以畝
頭科紐則獨有田之家被科而有浮財物力

者不與亦有未均之弊故欲改作物力貫百
則有田及浮財者皆在其中此奏是衆人商
量而新秀州嘉興主簿諸葛千能操筆爲之
其人有學行審細詳練恐可招而問之必能
博盡異同得其利病之實伏乞台照熹上覆
奏鹽酒課及差役利害狀

臣竊見本司所管鹽酒課利國計所資爲甚廣
而民情所患爲甚深若不根索弊原別行措畫
竊恐民力日困亦非國家久遠之利臣雖書生
不曉錢穀然其大體亦竊講聞以欲條奏以聞

顧以救荒方急有所不暇人以罪疚力請投閑
惓惓之私懷不能已輒有已見冒昧奏陳如有
可採欲乞別選忠厚通敏之臣付以其事令其
詳細稽考因事制宜使民情至得去其所患而
國計亦不失其所資實爲利便至於差役一事
亦屬本司所管今亦有少利害并具其說如後
須至奏聞者

一浙東所管七州而四州瀕海旣是產鹽地
分而民間食鹽必資客鈔州縣又有空額
比較增虧此不便之大者夫產鹽地分距

亭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間遠亦不踰百里
故其私鹽常賤而官鹽常貴利之所在雖
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販私鹽者百十成群
或用大船般載巡尉既不能訶州郡亦不
能詰反與通同資以自利或乞覓財物或
私收稅錢如前日所奏台州一歲所收二
萬餘貫是也以此之故除明越兩州稍通
客販粗方課利外台溫兩州全然不成次
第民間公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至有一
場一監累月之間不收一袋不支一袋而

官吏糜費吏卒搔擾有不可勝言者然以
有比較之法州縣恐有殿罰則不免創立
盜鋪抑勒民戶妄作名色抑令就買出入
暗昧不可稽考大略瘠民以肥吏困農民
以資游手爲州縣爲提舉主管者非不之
知然皆以國計所資不敢輒有陳說日深
月久民愈無聊若不變通恐成大患臣生
長福建竊見本路下四州軍舊行產鹽之
法令民隨二稅納產鹽錢而請鹽於官近
歲官鹽雖不支給而民間自食私鹽官司

既得產鹽稅錢亦不復問其私販雖非正
法然實兩便欲乞聖慈特詔本司取會福
建路轉運司下四州軍見行產鹽法將本
路地里遠近鹽價高低比附參考立為沿
海四州鹽法其餘州軍自依舊法施行則
亦革弊救民之一事也伏乞聖慈詳酌施
行

一酒坊之弊其說有四一曰官監二曰買撲
三曰拍戶抱額四曰萬戶抱額臣竊以為
莫不便於官監莫便於萬戶其它則亦互

有利害而萬戶之中亦不能無少利害要
在講究詳盡然後施行則庶乎其弊之可
革矣今官監之害朝廷既知而罷之矣然
州郡占奪多不遵稟戶部漕司所撲乃不
廢罷此則害雖除而未盡者也買撲之害
在買人有消折本柄破壞家產之患在衆
人有捭托抑勒捕促欺凌之擾雖加禁防
法式明備然勢之所在終不能止拍戶抱
額則害幾矣然或額重而抱納不前或藉
此而捭托搔擾則其弊亦不異於買撲唯

萬戶抱額最為簡便然須以一州或一縣
通計田畝浮財物力而均出之使無官戶
民戶之殊城居村居之異一槩均敷立為
定籍乃為盡善若舍官戶而敷民戶舍城
居而固村居不立官簿而私置管簿使吏
得以陰肆出沒走弄於其間則又病矣此
法本路處州見已施行四五十年民無爭
訟官省禁防雖其小害尚不能無然入其
封境觀其氣象宛然樂國與諸州不同今
欲便取其法行於諸州則恐本州課額素

輕或非它州之比未可遽議然它州課額
具於雖多從來拘催少曾登足皆是虛名後掛
空簿若蒙聖恩深詔有司取淳熙六年七
年八年三歲實催到庫之數參校取中立
為定額然後以此科數但為萬戶則亦庶
幾安民省事之一端也伏乞聖慈詳酌施
行

一臣於今年 月內曾具差役利害 事申
尚書省幾數千言內有徐詡所畫歇役年
限一條最為詳密而近準戶部行下乃無

一言見施行者臣生長田間頗諳鄙事竊
謂其言若得聖明一賜觀覽決須有可采
者欲望聖慈特賜宣索觀其大槩然後付
之愛民曉事老成詳細之臣令其看詳擇
可行者具爲條畫別降指揮施行庶於陛
下愛民之意少有裨補臣不勝萬幸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義役利害狀

具位臣朱熹

臣巡歷到處州竊見本州昨奉聖旨依布衣

原本是
作見

楊權所請結立義役此是陛下愛民之切雖
草茅之言苟有便於民者無不采納施行天
下幸甚然本州目今奉行却有未盡善者如
今上戶官戶寺觀出田以充義田此誠善矣
而本州却令下戶只有田一二畝者亦皆出
田或令出錢買田入官而上戶田多之人或却
計會減縮所出錢少其下戶今既被科出田
將來即不充役無緣復收此田之和乃是困
貧民以資上戶此一未盡善也如逐都各立
役首管收田租排定役次此其出納先後之

間亦未免却有不公之弊將來難施刑罰轉
添詞訴此二未盡善也又如逐都所排役次
今日已是多有不公而況三五年後貧者或
富者或貧臨事不免却致爭訟此三未盡
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戶輪充都副保正中下
戶輪充夏秋戶長上戶安逸而下戶陪費此
四未盡也善凡此四事是其大槩目下詞訴紛
然何况其間更有隱微曲折未可猝見若不
兼採衆論熟加考究竊恐將來弊病百出詞
訴愈多改之則枉費前功不改則反貽後患

將使義役之名重爲異議者所笑無復可行
之日誠有未便臣昨見紹興府山陰縣見行
義役只是本縣勸諭入戶各出義田均給保
正戶長各有限數具載砧基其保正戶長依
舊只從本縣定差更不別置役首亦不先排
役次而其當役之戶既有義田可收自然樂
於充應不至甚相糾訐但其割田未廣去處
未免尚仍舊弊若更葺理增置便無此患竊
謂其法雖似闊疎然却簡直易明無它弊病
又且不須衝改見行條法委實利便故嘗取

其印本砧基行下州縣然以未經奏請畫降
指揮州縣往往未肯奉行臣愚欲望聖慈詳
酌行下處州止令合當應役人戶及官戶寺
觀均出義民罷去役首免排役次止用山陰
縣法官芟保三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
充戶長俟處州行之有緒却令諸州體做施
行庶幾一變義風永息爭競須臾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按知州唐仲友第一狀

外封

奏為本路諸州人戶間有流移去處奏聞事

內封

奏為台州催稅緊急人口流移知台州唐仲
友別有不法不公事此臣一面前去審究虛
實奏聞事

貼黃

臣竊見本人近蒙進擢而臣蹤跡方此孤危
較權量力實犯不韙顧以踈賤蒙被誤恩實
當一路耳目之寄不敢緘默以負使令伏惟
睿照力賜主張免致復為小人陰有中害不

勝幸甚

具位臣朱熹

臣今月十六日起離紹興府白塔院道間遇見台州流民兩輩通計四十七人扶老携幼狼狽道途臣問其故皆云本州旱傷至重官司催稅緊急不免拋離鄉里前去逐食臣即量給錢物喻令復業竟不能回各已迤邐西去臣因詢究得本州日前似此流移戶口已多目今方是初秋已致如此竊恐向後愈見數多除已行下本州約束令其存撫見在人

戶毋致復有流移外臣竊聞知台州唐仲友催督稅租委是刻急多差官吏在縣追呼屬邑奉承轉相促迫急於星火民不聊生又聞本官在任多有不公不法事件衆口讙譁殊駭聞聽臣今一面躬親前去審究虛實別具奏聞乞賜究治外所有上項事理須至先次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按唐仲友第二狀

貼黃

奏為知台州唐仲友違法促限催稅搔擾飢民事伏候勅旨

具位臣朱熹

臣昨訪聞知台州唐仲友催稅急迫致得民戶流移等事即具大略奏聞今巡歷到本州天台縣據人戶遮道陳訴本縣夏稅絹一萬二千餘匹錢三萬六千餘貫緣本州催促嚴峻六月下旬已納及絹五千五百餘匹錢二萬四千餘貫而亡臣唐仲友嗔恚知縣趙公栴催理遲緩差人下縣迫請赴州縣人聞之

相與號泣遮欄公植回縣情願各催戶下所欠零稅絹二千五百匹限十日內赴州送納方得放免仲友遂專牒縣尉康及祖催納零欠更不照應三限條法及近日累降指揮牒內明言要在六月終以前一切數足又牒縣尉催淳熙七年八年殘欠官物專差人吏吳顥在縣監督及節次差下承局禁子等人絡繹在道乞覓搔擾無所不至又據寧海人戶專訴本州專差天台主簿張伯溫及州吏鄭椿姜允在縣催督去年殘米下戶丁稅百端

唐本具
七生

搔擾本司見行追聞未到而問張伯溫在寧
海縣追呼迫急本縣人戶不堪其擾相與群
聚喧譟欲行歐擊伯溫知之僅得走免臣竊
惟台州頻年災傷民力凋弊仲友儒臣幸得
蒙恩典郡專以布宣德澤摩撫疲瘵為職而
乃舞智狗私動乖仁恕在法夏稅省限至八
月三十日下限方滿近來戶部擅行指揮必
要七月盡數到庫已是違法而仲友乃於戶
部所促之限又促一月公行文移督迫屬縣
頓辱良吏若虐飢民使千里之人愁怨歎息

無所告訴甚失聖朝所以選用賢良惠恤鰥
寡之本意又况方此饑饉人心易搖萬一果
然生事不知何以彈壓臣雖疎賤誤蒙任使
職在刺舉不敢不言欲望聖慈先將仲友亟
賜罷黜以慰邦人之望其不公不法事件臣
當一面審實以聞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尚書狀

具位臣朱熹

今有狀奏知台州唐仲友促限催稅違法擾

民乞賜罷黜事緣在道路次舍淺迫慮有漏
泄不敢備錄全文申尚書省其款如蒙聖慈
降出欲乞早賜敷奏施行以快千里疲民之
憤須至供申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按唐仲友第三狀

貼黃

奏為知台州唐仲友在任不法不公事件除
已將干連人送紹興府司理院投勘錄案奏
開欲乞聖慈將唐冲友先賜罷黜仍詔有司

毋得觀望嚴行究治事伏候勅旨

此項已追到鐵匠作頭林明供具分明尋別
具奏伏乞聖照

仲友差官非法估没人戶財產多是差曹格
及司戶趙善德案中可見伏乞聖照

造假會人蔣輝已據通判趙善及監押趙孝
將就州宅後門捉獲臣已押送紹興府司理
院傳聞此人在此造作假會甚多其台州解
到行在諸庫官會欲乞密遣公正臣察驗其
真偽伏乞聖照

此項已據人戶番牧繳到仲友長子手簡與
弟子王靜內說計囑周士衡論分公亭及婦
人李六娘訴王靜及弟子鮑雙入宅求囑犯
姦公事臣追到王靜鮑雙供通委有取受詣
實尋別奏聞伏乞聖照

具位臣朱熹

臣昨兩次具狀按劾知台州唐仲友促限催
稅違法擾民罪狀聞奏乞賜罷黜及聞本人
更有不公不法事件乞候一面審究以聞臣
於今月二十三日到本州密切體訪及先據

本州通判申并據士民陳狀皆稱仲友到任
以來少會出廳受領詞狀多是人吏應褒林
木接受財物方得簽押無錢竟不得通以市
戶應世榮為耳目令其在外刺求富民之陰
事民間初無詞訴急遣吏卒奄至其家捕以
送獄擇姦貪之吏鍛鍊考掠傳致其罪往往
徒配或請囑既行則又忽然縱舍曲直輕重
初無定論邦人畏其凶燄無不重足而立又
本州違法收私鹽稅錢歲計一二萬緡入公
使庫以資妄用遂致鹽課不登不免科抑為

害特甚又抑勒人戶賣公使庫酒催督嚴峻
以使臣姚舜卿人吏鄭臻馬澄陸恂為腹心
妄行支用至於饋送親知刊印書籍染造匹
帛製造器皿打造細甲兵器其數非一逐旋
發歸鄉里其它細碎不急之物下至魚鹽臭
腐但直一文以上無不津致以歸籠擔動十
百計絡繹不絕於路凡此皆人所共見有口
者類能言之臣嘗令本州通判趙善伋取其
公庫文曆自二十四日巳午間至中夜不至
據監庫官司理王之純及造買使臣姚舜卿

供每遇知州判下支單即時關支出庫所有
應下簿籍於今日巳時知州聞得本司勾追
馬澄即時盡行拘收入宅有公庫貼司俞實
張公輔吳允中備見之純等曾親往控告知
州堅執不肯付出仲友又悅營效嚴藥欲携
以歸遂令偽稱年老與之落籍多以錢物償
其母及兄弟據司理王之純供今年五月滿
散聖節方知弟子嚴崇玉惠張韻王懿四名
知州判狀放令前去即不會承準本州公文
行下效樂司照會仲友身既不正遂不能令

其子弟以至白晝公然乘輜出入娼家交通
關節受納財賂曾為群不逞就娼家毆擊狼
狽而仲文不敢問其嚴藥沈芳之徒招權納
賂不可盡紀其簿曆文字少經倖貳之手惟
倚臨海縣丞曹格及曹宮范杉等格妻與
之有媿姪得出入其家早暮無節物論頗醜
凡此細碎污穢之迹臣不敢縷陳以瀆天聽
臣謹按仲文身為儒士早取科目繼登臺省
為清望官今又蒙恩出守名郡所宜夙夜恪
勤正身率下務以承流宣化牧養小民為職

顧乃不思報稱公肆姦心其刻核擾民之故
既如臣前奏所述其貪污不法之狀又如臣
今奏所策而近侍貴臣或未知其所為猶以
故意期之以至交章論薦上誤寵擢臣必職
事所在恐負使令誠知蹤跡孤危不敢隱情
惜已其官屬所言士民所訴與臣前後所聞
大略不異雖其曲折未必盡如所陳然萬口
一詞此其中必有可信者而觀其公然占吝
公庫文曆不肯解送則其裏私折換以蓋日
前侵盜入已之迹亦有不待案驗而可知者

臣更不敢差官體究慮涉張皇却致本人潛將文案盡底改易無可供證竊謂唯有付之所司盡實根勘則其有無虛實自不可掩除已牒本州通判趙善俊高文虎拘收本州自仲友到任以後至截日終應干收支文曆公案及將合干人等押送紹興府司理院禁勘外欲望聖慈閱此一方久罹凶害亟詔有司毋得觀望嚴行究治依法施行以爲遠近四方守臣貪殘不法之戒須至奏聞者

一淳熙八年受納秋苗糙米每年是十月

半後開開場仲友信委司戶趙善惠差爲受納官公然倍取合耗高帶斛面不半月間善惠已申所納糙米數足方十一月仲友將人戶未納糙米違法高價一併折錢人戶盡用賤價糶米高價納官一郡皆以爲苦至今追催所折米錢更不顧恤朝廷上司時暫住催指揮其收到錢雖入於糶本庫收附多是闌入公庫以作名色支破私用欲乞委官到州監合干人供具去在折納糙米月日

石數見得不恤民力一意取錢實跡
一淳熙八立春本州荒歉抄劄諸縣合賑
濟人戶姓名散給未嘗周徧仲友却專
委人吏李迴乘勢監勒鄉司攢具隱落
丁稅之人抑勒鄉司乘此作弊增減
其姦計詞訴至今不已每縣添至數千
人多是失實比常年添增五縣丁產絹
數千匹在兩半中納夏稅和買絹未及
七分却並高價折錢困及小民無錢可
納增起丁稅以無為有為一州無窮之

害欲乞委官再行審實早與除豁其所
取到添丁錢並不曾起發不審將作何
用

一公使庫自來不許賣酒緣添歸正人合
支些小供給錢仲友到任以來以此為
名公庫每日貨賣生酒至一百八十餘
貫煮酒亦及此數一日且以三百貫為
率一月凡九千貫一年凡收十萬餘貫
其所造酒米麥之屬既並取於倉庫羨
餘而所收息錢大半不曾收附公使庫

錢曆並是八已

一自到任以來緣公庫賣酒錢額既高督責兵官尉司逐日捕捉私造酒麴及糶糯米糯穀者所犯之家與四鄰盡是籍沒貲產以充自立賞錢格所犯止於升合亦不能免兩年中破壞二千餘家其間久繫囚圍染疫而死者甚多所犯甚輕並出私意文致其罪至於徒配如兵士盧宗之類闔郡軍民冤恨無一日安迹

一公庫所入舊例並支見任官負逐月供給及宴會之屬自兩年來却以糶木庫錢撥入軍資庫軍資庫撥入公使庫以支供給公庫之錢既富乃巧作名色以饋送為名多至五百貫少至數十貫專委公庫手分馬澄支行及書表司楊楠偽作書劄送與官負封角了當却供入宅堂又其間婆州親戚如妻之親兄何知縣何教授其子之妻父曹宣教其表弟高宣教者甚多止宿郡齊爭受關節

以此頗作宴會無不預坐留連數月臨
行饋送各以數百千及去年十一月其
次子娶婦凡供帳幕布染破紫綾羅絹
凡數百匹從人衣衫數百領樂妓衣服
並是什物庫陸做支公使庫錢往仲友
私家婺州所開絲帛鋪高價買到暗花
羅并瓜子春羅三四百匹及紅花數百
斤本州收買紫草千百斤日逐均繫染
戶在宅堂及公庫變染紅紫其妓弟四
十餘人都行首嚴藥分真紅暗花羅餘

行首分瓜子羅其餘分春羅每人分俵
真紅大袖被子背子紅裙衫段幃子各
一副一州驚駭自來未嘗有知州為妓
弟製造衣服名件不一違法如此盡是
父子踰濫以此取媚其餘所染到真紅
紫物帛並發歸婺州本家絲帛鋪貨賣
其子親會宴集經月姻族内外一文以
上皆取辦於公庫其妓弟今夏又分紗
帛衣名件並如前

一仲友專委司戶趙善惠兼管公庫前後

妄自支使並無合波名色條例善惠將
滿遂密獻計以收買米麴物料為名於
今年二月上旬一日之間支錢二萬貫
皆是入己並無他處簿書收附照證
一司戶趙善惠兼管糴本庫今年二月上
旬忽支落上餘萬貫以轉運司差官點
檢且欲移寄它庫為名此項錢後來即
不見起發亦不見拘收並無下落

一仲友專委人吏鄭臻陳忠充財賦司凡
官賦所入其間有不該係省及諸庫收

附者盡是別作名色支破差人往外州
買銀子及收到來即不知將作何用及
就本州置買銀場逐日監繫舖戶稍違
限期無不重斷多是以所賣公庫生酒
錢支買不曾附曆先是司戶趙善惠及
二胥吏同謀作弊逐時於公庫以犒賞
為名支錢遺賂善惠一歲至二三千緡
其妄用錢物甚於泥沙不可明說其兩
吏所支亦數百貫

一仲友少曾坐廳受領詞狀間有判下人

戶論訴皆係應襲林木接受忽自宅堂
傳出盡是子弟同坐商議判詞其父子
或自相爭執弟妓早晚出入宅堂公然
請囑每事皆有定價多至數千緡又縱
獄吏百端乞覓民間冤苦不可勝言
一仲文自到任來本性喜引致姦私公事
或告首事不干己或悻箔曖昧不明或
僧道與人有冤並行受領皆欲窮究根
底並不憑信獄官推司所勘自引歸花
園中亭館及宅堂後宴坐上處親自鞠

問語言穢媒吏卒羞聞當面露示其合
該刑名至重之意其妓弟與心腹人吏
住持鄉僧等內外相通同共請託取受
貨賂不可勝計並是子弟專決其所諾
不副者雖已釋去復行追繫增其刑名
所需既滿者刑名雖重結案之後平白
不斷如僧景猷犯姦事道士祝元善亦
預景猷富厚責賂甚重不能應其所需
則籍沒其衣鉢莊產之屬祝元善因栖
霞知宮姓李者以彈琴出入宅堂首以

厚賂徑達未斷間先令放出竟不斷罪
李承節之妻為應揚所犯乃外甥犯從
舅母或佃者犯主母干連十餘人臨斷
時得二千緡平白不斷富室黃士龍黃
日新更易其妻穢不可言並自引上親
勘既受其功至今不斷凡此等事皆顯
然人所共知者

一兩獄直日收禁罪囚羅織枝節又不容獄
官依公裁處須令逐日過廳取稟已意
以為輕重高下每事多是曲法枉斷緣

此拘繫既多致死石餘人全不顧恤

一仲友在鄉開張魚鮓舖去年有客人販
到鮓鮓一船凡數百筵更不容本州人
戶貨買並自低價販船歸本家出賣並
差本州兵級般運其它海味悉皆稱是
至今逐時販運不絕

一仲友自到任以來關集刊字工匠在小
廳側雕小字賦集每集二千道刊板既
成般運歸本家書坊貨賣其第一次所
刊賦版印賣將漫今又關集工匠又刊

一 番凡材料口食紙墨之類並是支破
官錢又乘勢雕造花板印染斑禪之屬
凡數十片發歸本家絲帛舖充染帛用
一 仲友因修造兵器前後發買牛羊皮穿
甲及生絲打弓弩弦支破不可勝計其
牛羊皮買來甚少錢亦不歸所買生絲
除量支作弓弩弦用外並發歸本家絲
帛舖機織貨賣

一 仲友又因脩造兵器自造精細鐵甲數
副及弓弩刀鎗各十數件收入宅堂不

知將作何用

一 本州新報恩寺元有住持僧誣以它罪
逐去却請鄉僧介登來此任持早晚出
入宅堂傳度關節凡五縣僧寺易換住
持幾遍盡是介登保明乞差通同接受
貨賣每處必數百緡其中皆是婺州富
僧近又有應世榮者亦作六戶狀陳乞
即時給帖其無忌憚容小人紊亂郡故
一 至於此

一 仲友自到任以來違法招刺廂兵每一

名必立定價外寨兵士一百貫在城兵
士止三五十貫下至學院子脩合醫人
刊碑刊版工匠弟妓厨子各得干預請
求去年七月間有外寨兵士經州下狀
告論兵士周榮託仙居縣丞楊浩齎錢
一千貫囑本官廳子轉求刺軍士名事
雖送有司緣錢入己竟不追究有案狀
可驗若刷具仲友自列壬以來刺過痛
兵人數可照所受錢數

一本州販香牙人應世榮姦猾小人因其

家資稍厚左右引致以曾與仲友建立
生祠乃延為上客與之頌贊親自題寫
世榮乃刻石誇張因此妄作聲勢出入
宅堂仲友專一信委為心腹瓜牙凡首
姦獲酒盡是世榮發之仲友却令臨海
縣丞將帶兵卒數十人追捕每一如此
闔郡搔擾驚走其它挑起事端及報其
私寃羅織平人真於重憲不可勝數所
斷輕重並出世榮已意全無州郡雖士
大夫善人之家亦被凌巖郡人指為殃

禍其人取受前後不可計數每事所得必與其子弟分受若非送有司勘其情犯編配遠惡去處何以贖陷害鄉土善良無窮之罪

一臨海縣丞曹格係仲友長子妻黨其人凶暴貪婪全無忌憚自仲友到任倚恃至親之故妄作聲勢凌侮同官撻撻胥吏凡士大夫不問見任寄居無不遭其譖訴以其妻出入郡齋日有醜惡之聲傳播一郡公然不時出入宅堂或入其

子舍傳度關節百端取受并仲友長子之妻父曹宣教者即曹路之堂兄往來曹格之家通同干預公事全無顧籍仲友弟婦兒女婦姪不時往曹格之家飲燕媒狎無禮靡所不至全無廉恥其曹格日來縱橫尤甚每年受納官物皆干求差預百端阻抑人戶所納之物絹必按撥令破綿子曬或經月米麥必十來日宿倉又多取合耗人之冤苦無所告訴似此姦猾小吏輒敢憑籍聲勢虐

士民可不明正典刑

一仲友有三子長曰士俊次曰士特士濟及其甥姪數人隨侍來此自到任見客則立於屏側引問公事則環於坐隅與胥吏混立紛然干預有簽押決遣各出已意不容其父下筆多因賄賂先入其父不止明知有公受其欺者是非曲直一切反戾其父子各據弟妓三子多出入至靜沈玉張嬋朱妙沈芳之家盤合簡帖絡繹道路本州士民有得其子所

與弟妓書簡受關節者亦曾連粘投狀訴于提刑行司

一仲友自到任以來寵愛弟妓遂與諸子更相踰濫行首嚴藥稍以色稱仲友與之媒狎雖在公筵全無顧忌公然與之落籍令表弟高宣教以公庫輜乘錢物津發歸婺州別宅嚴藥臨行時係是仲友祖母私忌式假却在宅堂令公庫安排筵會餞送嚴藥近來又與沈芳王靜沈玉張嬋朱妙等更互留宿宅堂供直

仲友洗浴引斷公事多是沈芳先入私
約商議既定沈芳親抱仲友幼女出廳
事勸解仲友僞作依從形狀即時寬放
如應揚犯姦等事並是臨時衰點此等
情態本州亢旱啓建祈雨道場安撫司
文牒侍奉聖旨令精意祈求非不嚴切
仲友却追拘叔外縣弟子十餘人及散
樂二三十人逐日出入宅堂以下碁彈
琴為名公然於道場前往來一日寄居
士民在儀門下脩設水陸道場其長子

士俊自臨海縣丞曹格家醉歸帶挾弟
妓數人於本處觀視嬉笑歌唱無所不
至士庶嘆恨皆云太守如此兒子又如
此如何會有雨澤感應又因斷屠日仲
友却令公厨供造法煮雞鵝蹄肚食物
入宅堂其長子士俊又以盤合乘貯生
料豬羊水雞之類送與行首王靜人皆
驚駭緣此百姓忿怒因士俊閑游無節
公然捶打於弟妓家更不敢根究
一仲友有婺州隣近人周四會放煙火其

妻會下碁仲友招喚來此遇作州會以
呈藝為由每次支破公庫錢酒計十餘
貫前後支過錢約數百貫妻常出入宅
堂下碁仲友却委放煙火人探聽外事
如犯姦首酒等事亦是此人在外邀求
稍不如意即時挑發其間又有在婺州
喚到刊字碑塑佛工匠十餘人壁截郡
治堂室安歇支破公庫錢物供贍專是
在外探刺主事

一仲友造置浮橋破費支萬餘貫官錢撥

擾五縣百姓數月方就初以濟人往來
為名及橋成了却專置一司以收力勝
為名攔截過往舟船滿三日一次放過
百端阻節搜檢生出公事不可勝計此
項若不早與奏聞行下廢罷却是本州
添一稅場遺害無窮向去復有掊刻之
人因而增添收稅課額若一兩故循襲
必不肯廢此大係利害橋成未及一年
已收過力勝錢二千五百餘貫見有簿
曆可照

一仲友貪墨無恥素乏廉稱到官之初適見公使庫有前政積下官錢十餘萬貫遂有席卷之意乃擇姦猾使臣姚舜卿為監官并與公庫手分馬澄日夕握手密謀將公庫諸色官錢巧作名色支破變轉官會並用竹籠盛貯入宅輒先令其子節次作文字行李擔押歸前後幾數萬緡皆有實跡及染造真紫色帛等物動至數千匹皆用官錢託以人事為名逐旋發歸以為貨賣之資其它不急

之物往往稱是乞追姚舜卿馬澄并帳設庫專知陸侃送清彊官司勘鞫便見著實今來既得改除歸鄉行李亦數百擔它可知矣有雕匠姓蔣人因造假會事發永康縣差人密來擒拘仲友輒令兵卒劫取反將承差人送獄緝打永康縣無如之何徑申提刑司牒本州發遣仲友輒作本人身死備申至今尚在本州其不遵法度皆此類也

右其通判及士民所述仲友罪狀謹件如前謹

